

集部

集部五

別集類五

騎省集三十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徐鉉撰鉉有稽神錄已著錄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並載鉉集三十卷與今本同陳氏稱其前二十卷仕南唐時作後十卷皆歸宋後作今勘集中所載年月事迹亦皆相符蓋猶舊本也集為其壻吳淑所編天禧中都官員外郎胡克順

得其本於陳彭年刊刻表進始行於世鉉精於小學所校許慎說文至今為六書矩矱而文章淹雅亦冠一時讀書志稱其文思敏速凡有撰述常不喜豫作有欲從其求文者必戒臨事即來請往往執筆立就未嘗沉思常曰文速則意思敏壯緩則體勢疎漫故其詩流易有餘而深警不足然如臨漢隱居詩話所稱喜李少保卜隣詩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之句亦未嘗不具有思致葢其才高而學博故振筆而成時出名雋也當五季之末古

文未興故其文沿溯燕許不能嗣韓柳之音而就一時體格言之則亦迥然孤秀翟耆年籀史曰太平興國中李煜薨詔侍臣撰神道碑有欲中傷鉉者奏曰吳王事莫若徐鉉爲詳遂詔鉉撰鉉請存故主之義太宗許之鉉但推言歷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警句曰東鄰構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隣婦之詞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宗覽之稱歎不已云云後呂祖謙編文鑑多不取儷偶之詞而特錄此碑蓋亦賞其立言

有體以視楊維楨作明鼓吹曲反顏而詆故主者其心術相去遠矣然則鉉之見重於世又不徒以詞章也

河東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柳開撰開字仲塗大名人開寶六年進士歷典州郡終於如京使事蹟具宋史文苑傳開少慕韓愈柳宗元爲文因名肩愈字紹先旣又改名改字自以爲能開聖道之塗也集中東郊野夫補亡先生二傳自述甚詳集十五卷其門人張景所編附

以景所撰行狀一卷蔡絛鐵圍山叢談記其在陝右為刺史喜生膾人肝為鄭文寶所按賴徐鉉救之得免則其人實酷暴之流石介集有過魏東郊詩為開而作乃推重不遺餘力絛說㒺多虛飾介亦名心過重好為詭激不合中庸其說未知孰確今第就其文而論則宋朝變偶儷為古文實自開始惟體近艱澀是其所短耳盛如梓恕齋叢談載開論文之語曰古文非在詞澁言苦令人難讀在於古其理高其意王士禎池北偶談譏開能言而

不能行非過論也又尊崇揚雄太過至比之聖人持論殊謬要其轉移風氣於文格實爲有功謂之明而未融則可王士禎以爲初無好處則已甚之詞也

咸平集三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田錫撰錫有奏議已著錄考奏議乃明安磐所輯其文已全載此集中然宋史藝文志載錫奏議二卷文獻通考載錫咸平集五十卷此本載奏議一卷書三卷賦五卷論三卷箴銘二卷詩六卷頌

策箚記表狀七卷制誥考詞三卷以奏議與詩文集合爲一編僅三十卷則亦後人重輯之本非其舊也錫嘗慕魏徵李絳之爲人以獻納爲巳任國老談苑記太宗幸龍圖閣閱書指西北架一漆畫篋上親自署鑰者謂學士陳堯叟曰此田錫之奏疏也愴然者久之則當時已重其言故其沒也范仲淹作墓誌司馬光作神道碑而蘇軾序其奏議亦比之賈誼爲之操筆者皆天下偉人則錫之生平可知也詩文乃其餘事然亦具有典型其氣體

光明磊落如其爲人固終非洪𣸣者所得彷彿焉

逍遥集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潘閬撰閬大名人晁公武讀書志謂其字曰逍遥江少虞事實類苑則謂其自號逍遥子少虞說或近是歟太宗時召對賜進士第後坐事亡命眞宗捕得之釋其罪以爲滁州參軍閬在宋初去五代餘風未遠其詩如秋夕旅舍書懷一篇喜臘雪一篇間有五代粗獷之習而其他風格孤峭亦尚有晚唐作者之遺蘇軾嘗稱其夏日宿西禪詩又

稱其題貧福院石井詩不在石曼卿蘇子美下劉攽中山詩話稱其歲暮自桐廬歸錢塘詩不減劉長卿事實類苑稱其苦吟詩貧居詩峽中聞猿詩哭高舍人詩寄張詠詩諸佳句劉克莊後村詩話稱其客舍詩方回瀛奎律髓稱其渭上秋夕閒望詩秋日題瑯琊寺詩落葉詩事實類苑又記其在浙江時好事者畫爲潘閬詠潮圖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又記長安許道寧愛其華山詩畫爲潘閬倒騎驢圖一時若王禹偁柳開寇準宋白林逋諸人

皆與贈答蓋宋人絕重之也讀書志載逍遥詩三卷宋史藝文志則作潘閬集一卷原本久佚未詳孰是今考永樂大典所載裒而錄之編爲一卷而逸篇遺句載在他書者亦併採輯以補其闕雖不能如晁氏著錄之數而較宋志所載則約畧得其八九矣其古意一首今刻唐詩者皆以爲崔國輔作而永樂大典則題閬名疑以傳疑亦姑並錄之而註其譌異於本題之下焉

乖崖集十二卷附錄一卷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

宋張詠撰詠事蹟具宋史本傳其集宋代有兩本

一本十卷見於趙希弁讀書附志所稱錢易墓誌

李畋語錄附於後者是也一本十二卷見於陳振

孫書錄解題所稱郭森卿宰崇陽刻此集舊本十

卷今增廣并語錄爲十二卷者是也此本前有森

卿序葢即振孫所見之本序稱於世刻中增詩八

篇別附以韓琦神道碑王禹偁送宰崇陽序李燾

祠堂記項安世北峯亭記今檢勘並合惟所稱刪

次年譜別爲一卷者則已不見葢傳寫有所脫佚

矣詠兩莅益州爲政恩威並用吏民畏服平日剛方尚氣有巖巖不可犯之節其文乃疏通平易不爲蘄絕之語其詩亦列名西崑體中案西崑酬唱十七人詠名在第十一其聲賦一首窮極幽渺梁周翰至歎爲一百年不見此作則亦非無意於爲文者特其光明俊偉發於自然故真氣流露無雕章琢句之態耳案韓琦神道碑稱詠與邑人傅霖友善登第後與傅詩有巢由莫相笑心不爲軒肥之句今集中乃作七言琦蓋節用其意故與集本不合又案陳輔之

詩話稱蕭林之知溧陽時張乖崖召食見几案一絶句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字且言公功高身重姦人側目以此與公全身乖崖曰蕭弟一字之師也云云今考集中游趙氏西園詩末聯云方信承平無一事淮陽閒殺老尚書詩中旣無恨字幸字亦不作江南字且七律而非絶句則輔之所記乃傳聞訛異之詞又青箱雜記載詠贈官妓小英歌今不見集中其詩詞意凡劣决非詠之所爲殆亦吳處厚誤採鄙談不

足據也

寇忠愍公詩集三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寇準撰準事迹具宋史本傳初準知巴東縣時自擇其詩百餘篇為巴東集後河陽守范雍裒合所作二百餘篇編為此集攷石林詩話有過襄州留題驛亭詩一首侍兒小名錄拾遺有和蒨桃詩一首合璧事類前集有春恨一首春晝一首皆集中所無蓋題驛亭和蒨桃二篇語皆淺率春晝春恨二首格意頗卑雍殆有所持擇特為刪汰非遺

漏也準以風節著於時其詩乃含思悽婉緯有晚唐之致然骨韻特高終非凡艷所可比惟湘山野錄嘗稱其江南春二首及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二句以為深入唐格則殊不然江南春體近塡詞不止秦觀之小石調野渡無人舟自橫本韋應物西磵絕句準點竄一二字改為一聯殆類生吞活剝尤不為工準詩自佳此二句實非其佳處未足據為定論也

小畜集三十卷 鴻臚寺少卿曹學閔家藏本 小畜外集七卷 兵部侍郎紀昀

家藏本

宋王禹偁撰禹偁字元之鉅野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官至翰林學士知制誥屢以事謫守郡終於知蘄州事蹟具宋史本傳禹偁嘗自次其文以易筮之得乾之小畜因以名集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皆作三十卷與今本同惟宋志作二十卷然宋志荒謬最甚不足據也宋承五代之後文體纖儷禹偁始為古雅簡淡之作其奏疏尤極剴切宋史採入本傳者議論皆英偉可觀在詞垣

時所爲應制駢偶之文亦多宏麗典贍不愧一時作手集凡賦二卷詩十一卷文十七卷紹興丁卯歷陽沈虞卿嘗刻之黃州明代未有刊本世多鈔傳其詩而全集罕覯故王士禎池北偶談稱僅見書賈以一本持售後不可復得爲憾近時平陽趙氏始得宋本刊行而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外集三百四十首其曾孫汾所裒輯者則久佚不傳此殘本爲河間紀氏閱微草堂所藏僅存第七卷至第十三卷而又七卷前缺數頁十三卷末集賢錢

侍郎知大名府序惟有篇首二行計亦當缺一兩頁原帙鐵題即曰小畜外集殘本上下二冊知所傳止此矣其中次韻和朗公見贈詩及題下自註朗字皆缺筆知猶從宋本影抄也凡詩四十四篇雜文八篇論議五篇傳三篇箴贊頌九篇代擬二十篇序十二篇共一百一篇較原帙僅三之一然北宋遺集流傳漸少我

皇上稽古右文凡零篇斷簡散見永樂大典中者苟可

編排咸

命儒臣輯錄成帙以示表章此集原書七卷巋然得存

是亦可寶之秘笈不容以殘缺廢矣

南陽集六卷 永樂大典本

宋趙湘撰湘字叔靈其先自京兆徙家於越至湘

始家於衢遂為西安人登淳化三年孫何榜進士

即資政殿大學士趙抃之祖也宋史抃傳不著世

系故湘始末亦不具惟蘇軾為抃作碑稱湘官為

廬州廬江尉其後追贈司徒則以抃貴推恩者也

湘著作散佚僅宋文鑑載其春夕偶作詩一首劉

錄載其剡中齊唐郎中所居詩一首方輿勝覽載其方廣寺石橋詩一首瀛奎律髓載其贈水墨巒上人贈張處士詩二首文翰類選載其秋夜集李式西齋詩一首雲門集載其別耶溪諸叔詩一首爛柯山志載其遊爛柯山詩一首餘悉不傳併南陽集之名知者亦罕惟永樂大典所載詩文頗夥裒之尚可成帙北宋遺集傳者已稀是亦難覯之秘本矣案元方回作羅壽可詩序稱宋剗五代舊習詩有白體崑體晚唐體其晚唐一體九僧最迫

眞寇萊公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趙清獻之
祖凡數家深涵茂育氣勢極盛又曰所選瀛奎律
髓評湘贈張處士詩曰清獻家審言如此宜乎乃
孫之詩如其人之淸有自來哉云云其推挹湘者
甚至然同錄湘二詩皆取其體近江西者殊不盡
湘所長今以永樂大典所載覩之大抵運意清新
而風骨不失蒼秀雖源出姚合賈與彫鏤瑣碎務
趨僻澀者逈殊其古文亦掃除排偶有皇甫湜孫
樵之遺非五季諸家所可及沈埋晦蝕幾數百年

今逢

聖代右文復得掇拾散亡表見於世豈非其精神足以不朽故光氣終莫可掩歟其中揚子三辨一篇推重揚雄頗爲過當然孫復司馬光亦同此失蓋北宋儒者所見如斯不能獨爲湘責知其所短則可矣據方回稱淸獻漕益路時宋景文序叔靈集歐陽公跋亦稱之是原集實抃所編今其目次已不可考謹分類排訂釐爲六卷

武夷新集二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楊億撰億有歷代銓政要畧已著錄宋史億本
傳載所著有括蒼武夷潁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
冠鼇諸集及內外制刀筆藝文志所著錄者惟蓬
山集五十四卷武夷新編集二十卷潁陰集二十
卷刀筆集二十卷別集十二卷汝陽雜編二十卷
鑾坡遺札二十卷較本傳所載已不相符陳氏書
錄解題謂億所著共一百九十四卷館閣書目猶
有一百四十六卷今俱亡佚所存者獨武夷新集
及別集而已武夷新集者億景德丙午入翰林明

年輯其十年以來詩筆而自序之別集者避讒歸陽翟時作也此本但有武夷新集則別集又亡矣別本或題曰楊大年全集悞也凡詩五卷雜文十五卷大致宗法李商隱而時際昇平舂容典贍無唐末五代衰颯之氣田况儒林公議稱億在兩禁變文章之體劉筠錢惟演輩皆從而斆之時號楊劉三人以詩更相屬和極一時之麗惟石介不以為然至作怪說以譏之見所著徂徠集中近時吳之振作宋詩鈔遂置億集不錄未免隨聲附和覩

蘇軾深以介說爲謬至形之於奏牘知文章之不可以一格限矣

和靖詩集四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宋林逋撰逋事跡具宋史隱逸傳其詩澄澹高逸如其爲人史稱其就藁輒棄去好事者往往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茲集篇數與本傳相合葢當時所收止此其他逸句往往散見於說部及眞蹟中劉克莊後村詩話謂逋一生苦吟自摘出五言十三聯今惟五聯見集中如隱非唐甲子病有

晉春秋水天雲黑白霜野樹青紅風回時帶溜烟遠忽藏村及郭索鉤輈之聯皆不在焉七言十七聯集逸其三使非有摘句圖旁證則皆成逸詩矣今摘句圖亦不傳則其失於編輯者固不少也是集前有皇祐五年梅堯臣序康熙中長洲吳調元校刊之後附省心錄一卷實李邦獻所作誤以爲逋今爲考辨釐正別著錄子部中而此集則削之不載焉

穆參軍集三卷附錄遺事一卷（大學士于敏中家藏本）

宋穆修撰修字伯長鄆州人蘇舜欽集有修哀文稱其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而集中上穎州劉侍郎書稱某以大中祥符中竊進士第邵伯温易學辨惑亦稱修爲祥符二年梁固榜進士宋史本傳又云眞宗東封詔舉齊魯經行之士修預選賜進士出身所述小異似當以自序爲確也修初授泰州司理參軍以伉直爲通判泰應所誣搆貶池州再逢恩徙潁蔡二州文學掾明道元年病卒宋人皆謂之穆參軍從其初官也修受數學於陳摶先

天圖之竄入儒家自修始其文章則莫考所師承而歐陽修論尹洙墓誌書謂其學古文在洙前朱子名臣言行錄亦稱洙學古文於修而邵伯溫辨惑稱修家有唐本韓柳集募工鏤板今柳宗元集尚有修後序葢天姿高邁沿溯於韓柳而自得之宋之古文實柳開與修爲倡然開之學及身而止修則一傳爲尹洙再傳爲歐陽修而宋之文章於斯極盛則其功亦不尠矣據蘇舜欽哀文稱訪其遺文惟得任中正尚書家廟碑靜勝亭記徐生昌

墓誌蔡州塔記四篇不能成卷祖無擇集有修集序稱其遺文於嗣子照得詩五十六青序記誌祭文總二十次爲三卷其序作於慶曆三年所刻詩文之數與今本合蓋此集猶無擇所編之舊也王得臣麈史述史驤之言譏其作巨盜詩以刺丁謂爲有累於道考邵伯溫辨惑載修於丁謂爲貧賤交謂後貴修乃不與之揖謂銜之頗爲所軋修集中聞報自崖徙雷一章卽爲謂作則驤所謂累於道者病其挾私怨耳然其詩排斥姦邪尙不至乖

於公義未可深非又䕫適水心集譏呂祖謙朱文鑑所收修法相院鐘記靜勝亭記二篇爲腐敗粗澁亦言之已甚惟第三卷之首載亳州魏武帝帳廟記一篇稱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光顯盛大之業於來世又稱帷帝之雄使天濟其勇尚延數年之位豈彊吳庸蜀之不平又稱至今千年下觀其書猶震惕耳目悚動毛髮使人凜其遺風餘烈又稱高祖於豐沛光武於南陽廟象咸存威德弗泯其次則譙廟也云云其獎篡助逆可謂大乖於名

教至迯守臣之言有吾臨此州不能導爾小民心知所奉是亦吾過云云顯然以亂賊導天下尤為悖理尹洙春秋之學稱受於修是於春秋為何義乎自南宋以來無一人能摘其謬戾殊不可解今

承

睿鑒指示使綱常大義順逆昭然允足立天經而定人紀豈可使之仍厠簡牘貽玷汗青謹刊除此文以彰衮鉞其他作則仍錄之用不沒其古文一脉葢路藍縷之功舊本前有劉淸之序佚而不載今從

龍學集補錄遺事一卷不知何人所編亦附載備考諸家鈔本或稱河南穆先生文集或稱穆參軍集祖無擇序則稱河南穆公集參差不一今考文獻通考以穆參軍集著錄葢南宋時通用此名今從之焉

晏元獻遺文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宋晏殊撰殊有類要已著錄東都事畧稱殊有文集二百四十卷中興書目作九十四卷文獻通考載臨川集三十卷紫薇集一卷陳振孫書錄解題

云其五世孫大正爲年譜一卷言先元獻嘗自差
次起儒館至學士爲臨川集三十卷起樞廷至宰
席爲二府集二十五卷云云今皆不傳此本爲
國朝康熙中慈谿胡亦堂所輯僅文六篇詩六首餘
皆詩餘殊當北宋盛時日與諸名士文酒唱和其
零章斷什往往散見諸書如復齋漫錄古今歲時
雜詠侯鯖錄西淸詩話所載諸詩此本皆未收入
未爲完備然殊在北宋號曰能文雖二宋之作亦
資其點定如能改齋漫錄所記白雪八殘梁複道

黃頭閒守漢樓船者其推重可以想見原集既已無存則此裒輯之編僅存什一於千百者亦不能不錄備一家矣

文莊集三十六卷永樂大典本

宋夏竦撰竦有古文四聲韻已著錄其集本一百卷宋史藝文志著錄今已不傳茲據永樂大典所載兼以他書附益之尚得詩文三十六卷竦之爲人無足取其文章則詞藻贍逸風骨高秀尚有燕許軌範歸田錄青箱雜記東軒筆錄中山詩話玉

海困學紀聞諸書皆稱引之呂祖謙編文鑑亦頗
採錄蓋其文可取不以其人廢矣集中多朝廷典
冊之文蓋所長特在於是所載事迹如太宗爲京
兆尹時召見魏咸信事在乾德五年而史以爲在
開寶中澶淵河清見底事在端拱元年而史以爲
在雍熙四年竦之直集賢院以獻文得官而史以
爲自通判召入凡斯之類皆足以訂宋史之譌他
若李昉之追封韓國公王曾之爲兵部郎中曾宗
道之爲給事中任中正之爲右諫議大夫史皆失

書凡斯之類亦足補宋史之缺葢托克托等年遠傳聞不及竦紀錄時事爲得其實也集中表奏有代王曾王旦寇準諸人作者考之史傳竦在洪州能斷妖巫毀淫祠仁宗時增設賢良等六科復百官轉對置理檢使亦皆竦所發好水川之事議者歸咎韓琦竦於任福衣帶中得琦檄奏之明其非罪則竦雖巧忮較之丁謂王欽若輩尚稍稍有間故正人尚肯假手歟抑或爲所籠絡當時尚未遽悟其姦也竦學賅洽百家及二氏之書皆能通貫

故其文徵引奧博傳寫者不得其解往往舛譌今參考諸書爲之是正各附案語以明之其不可盡考者則姑仍其舊從闕疑之義焉

春卿遺稿一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蔣堂撰堂字希魯宜興人大中祥符五年擢進士第仁宗朝歷官左諫議大夫知蘇州改給事中仍知州事後以禮部侍郎致仕因家於蘇事迹具宋史本傳案胡宿文恭集有堂神道碑稱堂以皇祐六年卒贈吏部侍郎此集題曰春卿仍舉其致

仕之官所未詳也碑稱其有高情富清藻多所綴述尤邃於詩其間所得往往清絶善作尺牘思致簡詣時人得之藏爲名筆及退居林下神機日旺雖飲食寢處未嘗忘詩亦天性然有文集二十卷本傳亦稱其好學工文詞尤嗜作詩與碑文合所載文集卷數亦同然原集今不傳此本乃明天啟中堂二十世孫鎮掇拾佚稿而成凡賦一篇詩三十七篇記一篇不及原集十分之一其間惟詩獨多則碑所云尤邃於詩者信也其詩雖興象不深

而平正通達無雕鏤纖瑣之習北宋遺集流傳日少錄之亦可備一家焉

東觀集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魏野撰野字仲先號草堂居士先世蜀人徙於陝州眞宗聞其名召之不出天禧三年卒贈秘書省著作郎事跡具宋史隱逸傳野與林逋同時身後之名不及逋裴點湖山供後人題咏而當時則聲價出逋上澠水燕談載眞宗西祀汾陰至遣人圖畫所居宋史本傳載大中祥符初遼使至宋言

本國得野草堂集上帙願求全部續湘山野錄載長安名姬添蘇得野一詩至署於堂壁夸詡於人則傾動一時可想也據天聖元年薛田所作集序野先有草堂集行在人間宋史亦稱野草堂集十卷則十卷者野舊本也序又稱其子閑以新舊詩三百篇混而編之彙為七卷因取贈典命之曰鉅鹿東觀集則東觀集者閑所重編七卷之本也此本凡詩三百五十九首題曰東觀集而乃作十卷未喻其故豈序文誤十為七歟別有東觀集補遺

三卷出杭州汪氏家前後無序跋不知何人所輯
今核所載詩一百十九首即此本之四卷至六卷
蓋書賈作偽之本不足爲據或疑除此三卷正合
薛田序七卷之數當爲後人所合併不知除此一
百一十九首則七卷僅詩二百四十首與田序三
百首之說仍不相合知決不然矣野在宋初其詩
尙仍五代舊格未能及林逋之超諧而胸次不俗
故究無齷齪凡鄙之氣較楊朴詠蓑諸篇固無多
讓趙與虤娛書堂詩話曰魏仲先詩沖淡閒逸前

輩稱其警句甚多上陳使君云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形容甚切余喜誦之云云固亦錄隱逸詩者所不廢矣

宋元憲集四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宋庠撰史稱庠所著有國語補音三卷紀年通譜十二卷別集四十卷掖垣叢志三卷尊號錄一卷今惟國語補音有傳本已著錄餘書與文集並佚

國朝厲鶚編宋詩紀事僅採掇西清詩話侯鯖錄合

璧事類揚州府志所載得詩八首則海內絶無其
本已三四百年矣永樂大典修於明初距宋末僅
百餘年舊刻猶存故得以采錄而庠文章淹雅可
取者多故所載特爲繁富今以類排比仍可得四
十卷疑當時全部收入也方回瀛奎律髓載夏竦
守安州日庠兄弟以布衣遊學席上各賦落花詩
竦以爲有台輔器趙令時侯鯖錄亦云二宋落花
詩爲時膾炙今考庠詩所謂漢皐佩冷臨江失金
谷樓危到地香祁詩所謂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

猶成半面粧者特晚唐濃麗之格實不盡其所長

祁集有和庠赴鎮圃田遊西池作極稱其長楊獵

近寒熊吼太液歌殘瑞鵠飛句歎其警邁蔡條西

清詩話亦稱之又載其許昌西湖詩鑿開魚鳥忘

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曠古未有然集中名章雋

句絡繹紛披固不止是數聯也文章多館閣之作

皆溫雅瑰麗渢渢乎治世之音葢文章至五季而

極弊北宋諸家各奮起振作以追復唐賢之舊穆

修柳開以至尹洙歐陽修則沿泗韓柳之波庠兄

弟則方駕鄒許之軌轡諸賈董枚馬體製各殊而
同爲漢京之極盛固不必論甘而忌辛是丹而非
素矣陳振孫稱景文清約莊重不逮其兄以此不
至公輔今觀其集庠有沉博之氣而祁多新警之
思其氣象亦復小殊所謂文章關乎器識者歟書
錄解題載是集作四十四卷與史不合然文獻通
考亦作四十四卷似非訛舛疑別本以掖垣叢志
三卷尊號錄一卷編入集中共成此數唐宋諸集
往往有兼收雜著例也通考於是集之下又附註

曰一作湜中集二十卷其名又異然永樂大典實祇標宋元憲集則非湜中集明甚故今仍舊目不取通考之名焉

宋景文集六十二卷補遺二卷附錄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宋祁撰祁有益部方物畧已著錄晁公武讀書志謂祁詩文多奇字證以蘇軾詩淵源皆有考奇險或難句之語以今觀之殆以祁撰唐書彫琢劖削務爲艱澁故有是言實則所著詩文博奧典雅具有唐以前格律殘膏賸馥沾匄靡窮未可盡以

詰屈斥也又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祁自言年至六十見少時所作皆欲燒棄然考祁筆記嘗云年二十五即見奇於宰相夏公試禮部又見稱於龍圖劉公葢少作未嘗不工特晚歲彌爲進境耳至於舉陸機之謝華啟秀韓愈之陳言務去以爲爲文之要則其生平得力具可想見矣祁筆記又深戒其子無妄編綴作集使後世嗤詆然當時實已裒合成編且非一種據本傳稱集百卷藝文志則稱百五十卷又有濡削一卷刀筆集二十卷已與本

傳不符馬端臨通考亦稱百五十卷書錄解題暨焦竑經籍志俱止稱百卷王偁東都事畧則文集百卷之外又有廣樂記六十五卷記載互殊莫詳孰是陸游集載祁詩有出麾小集西州猥藁蜀人任淵曾與黃庭堅陳無己二家同注今亦不傳近人所傳北宋小集中有西州猥藁一種乃從成都文類瀛奎律髓文翰類選諸書採輯而成非其原帙茲就永樂大典所載彙萃裒次釐爲六十有二卷又旁採諸書纂成補遺二卷併以軼聞餘事各

爲考證附錄於末雖未必盡還舊觀名章鉅製諒可得十之七八矣祁兄弟俱以文學名當時號大宋小宋今其兄庠遺集已從永樂大典採掇成編祁集亦於蠹蝕之餘得以復見於世雖其文章足以自傳實亦幸際

聖朝表章遺佚乃得晦而再顯同邀

乙夜之觀其遭遇之奇良非偶然也

文恭集五十卷補遺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胡宿撰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天聖二年進士

歷官兩浙轉運使召修起居注知制誥由翰林學士拜樞密副使以太子少保致仕文恭其謚也事蹟具宋史本傳宿立朝以廉直著而學問亦極該博當時文格未變尚沿四六駢偶之習而宿於是體尤工所爲朝廷大制作典重贍麗追踪六朝其五七言律詩波瀾壯濶聲律鏗訇亦可彷彿盛唐遺響陳氏書錄解題載宿集七十卷久無傳本近人編北宋名賢小集所輯僅寥寥數篇厲鶚撰宋詩紀事搜羅至博所錄宿詩亦祇從志乘掇拾未

窺全豹至金元好問選唐詩鼓吹誤編入宿詩二十餘首說者遂以爲唐末之人爵里未詳今考好問所錄諸詩大半在文恭集内且其中有和朱況一首其人爲胡氏之婿與宿同籍常州具見所撰李太夫人行狀確鑿可据好問乃不能考證舛錯至此亦可知金元之間其集已罕覯矣今惟永樂大典分採入各韻下者裒而錄之計詩文一千五百餘首雖未必盡合原目而篇帙較富已可什得其八九謹以類編次釐爲五十卷庶俾藝林好古

之士得以復見完書其有永樂大典失採而散見於他書者則別加搜輯爲補遺一卷附之於後焉

武溪集二十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宋余靖撰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天聖二年進士累除右正言知制誥出知古州經畧廣西南路安撫使預平儂智高遷工部侍郎英宗時官至工部尙書謚曰襄事迹具宋史本傳靖初爲臺諫以申救范仲淹外貶蔡襄因作四賢一不肖詩頗涉標榜語詳蔡忠惠集條下然實襄隨衆囂譁非靖之本志迹其

生平樹立要不失爲名臣其文章不甚著名然狄青討平儂智高靖磨崖作記以旌武功當時咸重其文嘗奉命使遼作契丹官儀一篇頗可與史傳參證他如論史序潮諸作亦多斐然可觀以方駕歐梅固爲不足要於北宋諸人之中固亦自成一隊也是集乃其子屯田員外郎仲荀所編有屯田郎中周源序凡古律詩一百二十碑誌記五十議論箴碣表五十三制誥九十八判五十五表狀啓七十五祭文六卷目與歐陽修所撰墓誌相合其

奏議五卷別爲一編今已散佚故集中闕此體焉

歷元及明幾希湮沒成化中邱濬抄自內閣始傳

於世今所行本爲嘉靖甲午都御史唐冑所重刊

云

安陽集五十卷內府藏本

宋韓琦撰琦事迹具宋史本傳其集晁公武讀書

志陳振孫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俱作五十卷此

本目次相符葢卽原本琦歷相三朝功在社稷生

平不以文章名世而詞氣典重敷陳剴切有垂紳

正笏之風呂祖謙編文鑑錄其文十首其中如論減省冗費論西夏請和論時事論青苗諸篇皆正論凜然足覘其大節詩句多不事彫鏤自然高雅黃花晚節一聯久爲世所傳誦而其他隨時抒興亦多寄托遙深江少虞事實類苑稱琦作喜雪一聯云危石蓋深鹽虎陷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其身在外而自任以天下之重固未免涉於附會非琦本旨至於司馬光詩話稱琦罷相守北京新進多凌侮之琦爲詩云風定曉枝蝴蝶鬧雨勻春圃

桔槹閑時人推其微婉强至韓忠獻遺事稱琦在相臺作喜雨詩斷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却斂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眞做出相業則實能得其寓意葢蘊蓄既深故直抒胸臆自然得風雅之遺固不徒以風雲月露爲工矣名臣言行錄載司馬光辭樞副時琦有書與文彥博東萊詩話載是時亦有二書與光吳師道禮部詩話載琦手書旱夏三詩備蕭散閑適之趣皆安陽集所無又陸游渭南集有韓忠獻帖䟦稱西夏犯邊琦當御戎重任後入

輔帷幄陳謨畫策駕馭人才觀此帖可見今集中亦未載入益編次猶有所脫遺也此集之後舊附家傳十卷別錄遺事各一卷檢驗通考三書本各自爲目乃後人彙而附之今仍釐原帙別著錄於史部從其類焉

文正集二十卷別集四卷補編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范仲淹撰仲淹有奏議已著錄是編本名曰丹陽集凡詩賦五卷二百六十八首雜文十五卷一百六十五首元祐四年蘇軾爲之序淳熙丙午鄱

陽從事綦煥校定舊刻又得詩文三十七篇爲遺集附於後即今別集其補編五卷則

國朝康熙中仲淹裔孫能濬所搜輯也仲淹人品事業卓絶一時本不借文章以傳而貫通經術明達政體凡所論著一一皆有本之言固非虛飾詞藻者所能亦非高談心性者所及蘇軾稱其天聖中所上執政萬言書天下傳誦者其平生所爲無出此者蓋行求無愧於聖賢學求有濟於天下古之所謂大儒者有體有用不過如此初不必說太極

行先天而後謂之能關聖道亦不必講封建議井田而後謂之不愧王佐也觀仲淹之人與仲淹之文可以知空言實效之分矣

河南集二十七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尹洙撰洙有五代春秋已著錄洙爲人內剛外和能以義自守久歷邊塞灼知情形凡所措置多有成效其没也歐陽修爲墓誌韓琦爲墓表而范仲淹爲序其集其爲正人君子所重與田錫相等至所爲文章古峭勁潔繼柳開穆修之後一挽五

季浮靡之習尤卓然可以自傳邵伯溫聞見錄稱錢惟演守西都起雙桂樓建臨園驛命歐陽修及洙作記修文千餘言洙止用五百字修服其簡古又稱修早工偶儷之文及官河南始得洙乃出韓退之之文學之蓋修與洙文雖不同而修為古文則居洙後也云云蓋有宋古文修為巨擘而洙實開其先故所作具有原本自修文盛行洙名轉為所掩然洙文具在亦烏可盡沒其功也集凡二十七卷與宋史藝文志所載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云二十卷者葢傳寫之脫漏其雙桂樓臨圜驛記集中未載當由編錄之時已佚其稿矣

孫明復小集一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孫復撰復有春秋尊王發微已著錄案文獻通考載孫復睢陽子集十卷宋史藝文志亦同此本出自泰安趙國麟家僅文十九篇詩三篇附以歐陽修所作墓誌一篇葢從宋文鑑宋文選諸書鈔撮而成十不存一然復集久佚得此猶見其梗概蘇轍歐陽修墓碑載修謂於文得尹師魯孫明復

而意猶不足葢宋初承五代之弊文體卑靡穆修柳開始追古格復與尹洙繼之風氣初開菁華未盛故修之言云爾然復之文根柢經術謹嚴峭潔卓然爲儒者之言與歐蘇曾王千變萬化務極文章之能事者又別爲一格修之所言似未可槪執也至於揚雄過爲溢美謂其太元之作非以準易乃以嫉莽則白圭之玷亦不必爲復諱矣

徂徠集二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石介撰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天聖八年進士

及第初授嘉州判官後以直集賢院出通判濮州事跡具宋史本傳初介嘗躬耕徂徠山下人以徂徠先生稱之因以名集介深惡五季以後文格卑靡故集中極推柳開之功而復作怪說以排楊億其文章宗旨可以想見雖主持太過抑揚皆不得其平要亦戛然自爲者王士禎池北偶談稱其倔强勁質有唐人風較勝柳穆二家而終未脫草昧之氣亦篤論也歐陽修作介墓誌稱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又曰某集者若干卷凡重言之似

原集當分為二部此本統名徂徠集殆後人所合編歟第四卷內寄元均叔仁讀易堂汞軒暫憇四詩有錄無書則傳寫脫佚亦非盡其舊矣介傳孫復之學毅然以天下是非為已任然客氣太深名心太重不免流於詭激王偁東都事畧記仁宗時罷吕夷簡夏竦而進章得象晏殊賈昌朝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王素歐陽修余靖諸人介時為國子直講因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忠佞其詩今載集中葢仿韓愈元和聖德詩體然唐憲宗削平淮

綦功在社稷愈彷雅頌以紀功是其職也至於賢
姦黜陟權在朝廷非儒官所應議且其人見在非
蓋棺論定之時迹涉嫌疑尤不當播諸簡牘以分
恩怨厥後歐陽修司馬光朋黨之禍屢興蘇軾黃
庭堅文字之獄迭起實介有以先導其波又若太
學諸生挾持朝局北宋之末或至於覊削中使南
宋之末或至於驅逐宰執由來者漸亦介有以倡
之史稱孫復見詩有子禍始此之語是猶爲一人
言之未及慮其大且遠者也雖當時以此詩得名

而其事實不可以訓故仍舊本存之而附論其失如右

蔡忠惠集三十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蔡襄撰襄有茶錄已著錄宋史藝文志載襄集六十卷奏議十卷文獻通考則作十七卷多寡懸殊不應如是疑通考以奏議十卷合於集六十卷總為七十卷而傳刻訛舛倒其文為十七也然其初本世不甚傳乾道四年王十朋出知泉州已求其本而不得後屬知興化軍鍾離松訪得其書亟

編為三十六卷與教授蔣邕校正鋟板乃復行於世陳振孫書錄解題惟載十册三十六卷之本與史不符蓋以此也元代板復散佚明人皆未覩全帙閩謝肇淛嘗從葉向高入秘閣檢尋亦僅有目無書萬歷中莆田盧廷選始得鈔本於豫章俞氏於是御史陳一元刻於南昌析為四十卷與化府知府蔡善繼復刻於郡署仍為三十六卷而附以徐𤊹所輯別紀十卷然盧本錯雜少緒陳蔡二本均未及銓次其後里人朱玉重為編定而不及全

刻僅刻其詩集以行雍正甲寅裔孫廷魁又裒次重刻是爲今本觀十朋序稱所編凡古律詩三百七十首奏議六十四首雜文五百八十四首則已合奏議於集中又稱嘗於張唐英仁英政要見所作四賢一不肖詩而集中不載乃補置於卷首又稱奏議之切直舊所不載者併編之則十朋頗有所增益已非初本之舊今本不以四賢一不肖詩弁首又非十朋之舊然據目錄末徐居敬跋則此本僅古今體詩從宋珏本更其舊第其餘惟删

除十五卷十九卷內重見之請用韓琦范仲淹奏一篇而已則與十朋舊本亦無大異同也襄於仁宗朝危言讜論持正不撓一時號爲名臣不但以書法名一世其詩文亦光明磊落如其爲人惟其爲秘閣校勘時以四賢一不肖詩得名宋史載之本傳以爲美談今考其時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亦上書請與同貶歐陽修又移書責司諫高若訥均坐譴貶蔡襄時爲秘閣校勘因作是詩至刊刻模印爲遼使所鬻夫一人去國衆

人譁然而爭之章疏交於上諷刺作於下此其意雖出於公而其迹已近於黨北宋門戸之禍實從此胚胎且宋代之制雖小臣亦得上書褎旣以朝廷賞罰爲不公何難稽首青蒲正言悟主乃僅作爲歌詩使萬口流傳貽侮鄰國於事理尤爲不宜襃平生著作確有可傳惟此五篇不可爲訓歐陽修作襃墓誌削此一事不書其自編居士集亦削去與高司諫書不載豈非晚年客氣漸平知其過當歟王十朋續收入集殆非襃志讀是集者固當

分別觀之未可循聲而和也

祠部集三十六卷永樂大典本

宋强至撰至有韓忠獻遺事已著錄宋史藝文志載至祠部集四十卷文淵閣書目尚著於錄其後遂湮沒不傳近時厲鶚撰宋詩紀事僅從高似孫蟹畧方回瀛奎律髓採錄二詩其他均佚不可見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裒輯編綴得詩文數百篇雖原目久佚無由知其完闕而準計卷帙當尚存十之八九謹分類排纂釐爲三十五卷稍据其出

處之迹以爲論次而曾鞏原序載於元豐類藁者仍錄以冠篇大抵奏牘之文曲折疏暢切中事情多有裨於世用杭州志稱韓琦出鎭時上奏及他書皆至屬稿琦乞不散青苗錢神宗閱之曰此必强至之文也因出疏以示宰臣新法幾罷是固琦之忠誠惻怛足以感動人主亦至文章懇摯有以助之矣其詩沉鬱頓挫氣格頗高在北宋諸家之中可自樹一幟觀所作送郭秀才序稱初爲鄉試舉首賦出四方皆傳誦之旣得第恥以賦見稱乃

專力六經發爲文章有舉其賦者輙頸漲面赤惡其薄已是其屏斥時蹊力追古人實有毅然以著作自命者宜其以餘事爲詩亦根柢深厚若此也

鐔津集二十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釋契嵩撰契嵩姓李氏字仲靈藤州鐔津人慶歷間居杭州靈隱寺皇祐間入京師兩作萬言書上之仁宗賜號明教大師尋還山而卒契嵩博通內典而不自參悟其義諦乃恃氣求勝嘵嘵然與儒者爭嘗作原教孝論十餘篇明儒釋之一貫以

與當時闢佛者抗又作非韓三十篇以力詆韓愈又作論原四十篇反覆强辨務欲援儒以入墨以儒理論之固爲偏駁即以彼法論之亦嗔癡之念太重非所謂解脫纒縛空種種人我相者第就文論文則筆力雄偉論端鋒起實能自暢其說亦緇徒之健於文者也是編爲明宏治巳未嘉興僧如丞所刊凡文十九卷詩二卷附他人所作序贊詩題疏一卷卷首有陳舜俞所撰行業記稱契嵩所著自定祖圖而下爲嘉祐集治平集凡百餘卷蓋

兼宗門語錄言之此集僅載詩文故止有此數王士禎居易錄稱其詩多秀句而云集止十三卷是所見篇帙更少不及此本之完備矣

祖英集二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釋重顯撰重顯字隱之遂州李氏子幼依普安院僧仁銑落髮後至靈隱翠峯晚住明州雪竇皇祐四年卒事蹟詳具僧寶傳此編乃其詩集前有僧文政序稱師自庚止雪竇或先德言句師因而頌之或感興懷別貽贈之作總輯成二百二十首

末署天聖十年孟陬月天聖十年即明道元年是歲十一月改元故正月猶稱天聖也重顯戒行清潔彼教稱為古德故其詩多語涉禪宗與道潛惠洪諸人專事吟詠者蹊逕稍别然胸懷脫洒韻度自高隨意所如皆天然拔俗五言如靜空孤鶚遠高柳一蟬新草隨春岸綠風倚夜濤寒片石幽籠蘚殘花冷襯雲啼狖銜寒影歸鴻見斷行皆綽有九僧遺意七言絶句如自貽送僧喜禪人回山諸篇亦皆風致清婉琅然可誦固非概作禪家酸餡

語也

蘇學士集十六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蘇舜欽撰舜欽字子美其先梓州人家開封參政易簡之孫直集賢院耆之子景祐中進士累遷集賢校理監進奏院坐事除名後復為湖州長史而卒事迹具宋史本傳是集據歐陽修序乃舜欽沒後四年修於其婦翁杜衍家蒐得遺稿編輯修序稱十五卷晁陳二家目並同而此本乃十六卷則後人又有所續入考費袞梁溪漫志載舜欽與

歐陽公辨謗書一篇句下各有自注論官紙事甚詳併有修附題之語葢修編是集時以語涉於已引嫌避怨而刪之此本仍未收入則尚有所佚矣宋文體變於柳開穆修舜欽與尹洙實左右之然修作洙墓誌僅稱其簡而有法蘇轍作修墓碑又載修言於文得尹洙孫明復猶以為未足而修作是集序獨曰子美齒少於余而余作古文反在其後推挹之甚至集中詔應宫火疏乞納諫書詣匭疏答韓維書宋史皆載之本傳劉克莊後村詩話

稱其歌行雄放於梅堯臣軒昂不羈如其爲人及蟠屈爲近體則極平夷妥帖其論亦允惟稱其垂虹亭中秋月詩佛氏解爲銀色界仙家多住月華宫一聯勝其金餅玉虹之句則殊不然二聯同一俗格在舜欽集中爲下乘無庸置優劣也王士禎池北偶談頗譏其及第後與同年宴李丞相宅詩然宋初去唐未遠猶沿貴重進士之餘習亦未可以是深病之存而不論可矣

蘇魏公集七十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蘇頌撰頌字子容南安人徙居丹陽慶歷二年進士官至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爲集禧觀使徽宗立進太子太保累爵趙郡公卒贈司空魏國公事跡具宋史本傳集爲其子攜所編宋史藝文志陳振孫書錄解題皆作七十二卷今本與之相合蓋猶原帙惟藝文志尙載有外集一卷而今本無之則其書已佚也史稱頌天性仁厚宇量恢廓在哲宗時稱爲賢相平生嗜學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

宮等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葉夢得石林燕語亦載頌爲試官因神宗問暨陶之姓頌引三國志證其當從入聲不當從洎音神宗甚喜是其學本博洽故發之於文亦多淸麗雄贍石林燕語又稱神宗用呂公著爲中丞召頌使就會公亮第中草制又稱頌爲晏殊謚議以其能薦范仲淹富弼比之胡廣謝安又稱頌過省時以歷者天地之大紀賦爲本場魁旣登第遂留意天文術數之學陸游老學菴筆記又引頌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衆引

聲長之句以證當時宣麻之制徐度卻掃編又稱㣲奉使契丹文彥博留守北京與之宴問魏收逋峭難爲之語何謂須言梁上小柱名取曲折之義因即席作詩以獻今檢是集凡諸家所舉各篇悉在其中足知完本尚存無所闕佚而頌文翰之美單詞隻句膾炙人口即此亦可見其槪矣

伐檀集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黃庶撰庶字亞夫分寧人慶歴二年進士歴佐一府三州皆爲從事後終於攝知康州黃庭堅之

父也江西詩派奉庭堅爲初祖而庭堅之學韓愈實自庶倡之其和柳子玉十咏中怪石一首最爲世所傳誦然集中古體諸詩並戛戛自造不蹈陳因雖魄力不及庭堅之雄濶運用古事鎔鑄翦裁亦不及庭堅之工巧而生新矯拔則取徑畧同先河後海其淵源要有自也惟開卷近體諸詩乃多不工觀集中呂造許昌十詠後序稱造天聖中爲許昌掾取境内古跡之著者爲十詠其時文章用聲律最盛哇淫破碎不可讀其於詩尤甚士出於

其間爲詞章能主意思而不流者固少而最難云云然則庶當西崑體盛行之時頗有意矯其流弊故謝崔相之示詩稿一首有淡泊路久弗共約鋤榛菅之句擬歐陽舍人古篆一首有蘇梅鸞鳳相上下鄙語燕雀何能羣之句（原注蘇子美梅聖俞同有此詩）而其古文一卷亦古質簡勁頗具韓愈規格不屑爲駢偶纖濃之詞其不甚加意於近體蓋由於此非其才有不逮也其集自宋以來即刻附山谷集末然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古有明訓列父詩於子集之

未於義終爲未協故今析之别著錄焉

華陽集六十卷附錄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王珪撰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後徙舒舉慶歷二年進士第二授大理評事累官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兼侍讀學士神宗時拜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哲宗即位封岐國公卒贈太師謚文恭事蹟具宋史本傳珪少擢高科以文章致位通顯不出國門而致參預大政詞人榮遇蓋罕其比晚居相位惟務持祿固寵與蔡確朋比沮司馬光復依阿時

局倡與西夏之役大為物論所不予人品事業皆無可取然其文章則博贍瓌麗自成一家計其登翰苑掌文誥者幾二十年朝廷大典策皆出其手故其多而且工者以駢儷之作為最揖讓於二宋之間可無愧色王銍謝伋陸游楊萬里等往往稱之殆非虛美其詩以富麗為主故王直方詩話譏時人有至寶丹之目以好用金玉錦繡字也然其掞藻敷華細潤熨貼精思鍛鍊具有鑪鎚名貴之篇實復不少正不獨葛立方方回所稱明堂慶成

上元應制諸篇爲工妙獨絶矣集本一百卷諸家著錄皆同自明以來久已湮没僅宋文鑑文翰類選等書畧載數篇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裒掇排比所存詩文尚夥而内外制草爲尤備其生平高文典册大約已罕所遺佚謹依類編次釐爲六十卷其遺聞逸事與後人評論之語見於他書者亦詳加蒐輯别爲附錄十卷系之集末用資考核至其中有青詞密詞道場文齋文樂語之類雖屬當時沿用之體而究非文章正軌不可爲訓今以原

集所有姑附存之而刊本則概加刪削焉

古靈集二十五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宋陳襄撰襄有州縣提綱已著錄襄平生最可傳者一在熙寧中劾王安石并極論新法反覆陳奏若目覩後來之弊其文今具載集中一在居經筵時神宗訪以人才遂條上所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孫覺李常范純仁蘇軾孫洙王存顧臨林希李思忠傅堯俞王安國劉摯虞太熙程顥劉載辥昌期張載蘇轍孔文仲吳賁吳恕林英孫奕林

旦鄒何唐垌鄭俠等三十三人其時或在庶僚或在謫籍而一一品題各肖其真内惟林希一人後來附和時局自曝生平餘則碩學名臣後先接踵人倫之鑒可謂罕與等夷其文今爲集中壓卷而葉祖洽作行狀孫覺作墓誌陳瓘作祠記惟盛稱其興學育才勤於吏治皆不及薦賢一事於爭新法事亦僅約畧一二語葢其時黨禍初起諱而不著也他如陸佃博洽典禮則薦之不以王安石之門客而岐視劉攽輕脫嘲弄則彈之亦不以蘇軾

等之密友而狥隱皆是是非非不立門戶之見乃國史本傳亦並削不書徵是集之存幾無以見其心術之公矣集內有代賀明堂禮成表三篇一為崇國夫人等一為內省官正以下一為脩儀婉容等並有批答三篇亦載集內蓋當日率由舊典體例如斯固與江總代陳六宮謝表等於狎客者其事不同其詞氣嚴重亦非江表輕豔之比則人品邪正之殊也集為其子紹夫所編以襄居侯官之古靈村因以名其詩文葉祖洽作行狀稱襄於六

經之義自有所得方將嘗一卯之地著書以自見其志志竟不遂故其生平所作文集止二十五卷與今本卷數相符王士禎居易錄稱古靈集二十卷蓋所見乃謝氏抄本非其完帙惟其稱冠以紹興元年求賢手詔者與李綱序合此本不載蓋傳寫佚之綱序稱其性理之學庶乎子思孟子其言太過至謂詩篇平淡如韋應物文詞高古如韓愈論事明白激切如陸贄雖亦稍覺溢量然核其所作固約畧近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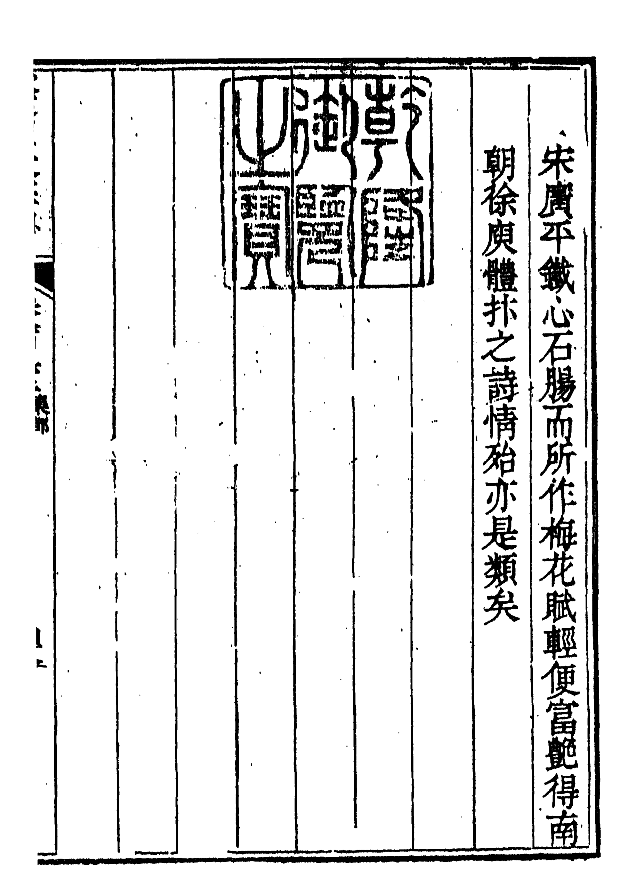
傳家集八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司馬光撰光有温公易說已著錄是集凡賦一卷詩十四卷雜文五十六卷題跋疑孟史剡共一卷迂書一卷壺格策問樂詞共一卷誌三卷碑行狀墓表哀辭共一卷祭文一卷光大儒名臣固不以詞章爲重然卽以文論其氣象亦包括諸家凌跨一代邵伯温聞見錄記王安石推其文類西漢語殆不誣伯温又稱光除知制誥自云不善爲四六神宗許其用古文體今按集中諸詔亦有用儷

體者但語自質實不以駢麗爲工耳邵博聞見後錄稱光辭樞密副使疏傳家集不載博獨記之熙寧中光常論西夏事其疏亦不傳惟畧見於元城語錄中又論張載私謚一書載張子全書之首稱眞跡在楊時家本集不載則亦頗有散佚矣光所作疑孟今載集中元白珽湛淵靜語謂爲王安石而發考孟子之表章爲經實自王安石始或意見相激務與相反亦事理所有疑珽必有所受之亦可存以備一說也

清獻集十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宋趙抃撰抃事蹟具宋史本傳是集詩文各五卷前有天台陳仁玉序乃從宋嘉定中舊本重刊所載多關時事其劾陳執中王拱辰疏皆七八上可以知其伉直而宋庠范鎮亦皆見之彈章古所稱羣而不黨抃庶幾焉其詩諧婉多姿乃不類其爲人王士禎居易錄稱其五言律中暖風一首芳草一首杜鵑一首寒食一首觀水一首謂數詩掩卷讀之豈復知鐵面者所爲案皮日休桃花賦序稱



宋廣平鐵心石腸而所作梅花賦輕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抃之詩情殆亦是類矣

